



◎ 徐小斌

福建南安人，生长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海火》、《敦煌遗梦》。小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梦幻花园》、《伽利略形》、《盗取尼城》等。曾多次获奖，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韩文字在海外出版。



文 瀚 阁
创 作 从 书
第一辑

徐小斌 著

末世绝响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文瀚阁创作丛书

末世绝响

徐小斌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0254/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世绝响/徐小斌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 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90—X

I. 末… I. 徐…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3801 号

● **文瀚阁创作丛书**

末世绝响

著 者/徐小斌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秦 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33 千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 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090—X/I · 18

定价: 13.20 元

《文瀚阁创作丛书》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蹑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孳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檩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已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和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隳，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轻，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序 幕

徐小斌

那座都市过去曾经有一条河。

人说，那河是护城河的一条支流。

河滩上有苔，是碧绿的。黄昏时分，空气在水中燃成一束神秘的火焰，火光如此艳丽，光芒四射，使大自然的其它部分都变成了黑夜，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坟茔。

我就生在这河边。在四周的苔藓都亮起来的时候，河流的歌声便无法关闭了。我每天光着脚丫在黄昏时分谛听这神秘的音响。一个小小人儿，沐浴在河水的芳香里，感受河流一天一度的忘情喷发，那时，周围的树木正在把奇异的金色渗入到水的倒影之中。

现在想起来，或许那美丽的光来自于萤火虫？那些闪闪发光的灯笼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那时，从河边回到家里，需要一盏小小的灯笼。不然，若是在雪天，就会失明，或者迷路，走

失在护城河边。有时，会被鱼线那样细的一根青草拖到河底，像一片树叶一样翻转着缓缓下坠，一点儿不会惊动河面晶亮的靛纹。也可能，会像蝙蝠一样挂到了都市古老宫殿的飞檐上，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化作檐上的一个雕像。

河水曾经如月光一般澄明。它漂白着黑夜，把石子上面踏过的小小生命，把那些鱼一样鲜美、月亮一样纯洁的肌肤，漂得发白，漂得幽蓝，一直蓝到孩子们的骨缝里。

是的，孩子。

那时有多少孩子啊！……乔、了然、林重、张恕、景焕、卜零、芬和怡……当然，还有我。

平常河面光洁如镜，有白鸭浮游。逢到雨天，总有无数小鱼金沙般的遮天障地而来。孩子们用各种自制的网拦截鱼虾，拦住了的，晚上家里的饭桌便飘出浓香。其它的孩子便会循着香味串门儿。那时谁家打个喷嚏街坊邻里都知道，决不像现在的高层建筑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在这座都市里，高楼还十分稀少。多的是那一排排苏联专家设计的平房，就像俄式黑面包一样，虽然粗笨，却很结实。它们笨笨实实在在地排列在那里，直到20多年后的那场著名大地震席卷而来，它们方显出巍然不动的英雄本色。

再说孩子。

孩子的面容总有相同之处。刚出生的孩子带着同样悲戚的面容，带着一律被挤压的尖脑袋，一律的向左或向右看齐，哭出同样频率的声音——几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看到护士用连体小车把12个婴儿推进产房，（那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儿子）我便明白了人类如何能够和必须发明电脑、计算机之类的玩艺儿。编制、输入和输出对于人类实在是太重要了。人栖息在复制的精美之中，走向一条冉冉羽化的捷径，满目精致，惨不忍睹。

序 幕

可是孩子终有一天会从千里之外的想象中苏醒，像河流那样唱起歌，无法关闭。

在树木最高的枝条上，死亡被染成与爱情同样的颜色，诱惑着孩子们长大。他们要长大长高，是为了能够伸手去摘那最高最美的枝条。那时，河流已经瘦成了一弯银钩。

孩子们终于成大成人的时候，河流干涸了。干涸的河床呈现着枯澹之美。

枯河。

枯河依然能够歌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四周林立的高层建筑 and 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死去了，唯有枯河里风化的石头和长满皱纹的苍苔飘浮在月光里。一种奇异的音响烛亮了长大成人的孩子的梦境。

于是，了然、林重、景焕、陶陶、卜零、芬、乔、张恕、方菁、佩丝……还有我，所有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在梦境中苏醒了。

目 录

序 幕	(1)
梦境 1 号	(1)
了然：湿婆之舞	(2)
梦境 2 号	(36)
林重：刺青的故事	(37)
梦境 3 号	(48)
景焕：消逝的弧光	(49)
梦境 4 号	(51)
陶陶：寻找密钥	(52)
梦境 5 号	(64)
卜零：芬芳魂魄	(66)
梦境 6 号	(126)
父亲：黑 瀑	(127)
梦境 7 号	(142)
芬：关于盛开的马蹄莲的感官及其它	(143)
梦境 8 号	(176)

乔：地老天荒·····	(177)
梦境 9 号 ·····	(200)
张恕：佛国遗梦·····	(201)
梦境 10 号 ·····	(213)
方菁：海妖的歌声·····	(216)
梦境 11 号 ·····	(226)
佩丝：吉尔的微笑·····	(228)
梦境 12 号 ·····	(272)
徐：翡翠之旅·····	(276)
尾 声 ·····	(319)

梦境 1 号

了然在我印象中始终是个不好看的小姑娘。瘦得像一支弱不禁风的文竹。不但不好看还有点傻。玩过家家的时候，总让她当小孩子，偶然让她当了一回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好了，接过林重递过来的一块泥巴（是假装做午饭用的）就吭哧吃了一大口，泥沙糊住了她的嘴，我至今记得她那涕泪横流的样子。

她是个老姑娘，至今未婚。我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去母亲家装修房子的路上，她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动作仍然慌慌张张，像小时候那样。我看到她的头发已经琐细成了发脆发黄的茅草。皱纹如精美的复制品一般，满目精致惨不忍睹。

她现在大院的校医院里做护士，专门打针。看过各种各样的屁股。

不过她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抵抗者。为此，我对她怀有深深的敬意。

了然：湿婆之舞

有一件神秘的往事我始终无法对你启齿。我十三岁那一年忽然对于黯淡的猩红色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躺的那张床对面挂着一片姐姐拾来的枫叶。树叶的枝茎叶脉都呈现出一种老化的网状特质，颜色却泛着紫黄透亮的猩红色，即使黑夜也抹不掉那种古怪的颜色。那枫叶在黑暗中通体晶莹有如被施了巫术。那时我眼前常会有一片猩红色突然扑来，即使闭上眼睛也逃不掉那一片颜色的袭击。后来那粘稠的猩红在我眼前碎裂成无数不规则的脆弱色斑，很有规律地成几何形状向下游动。那一片片浮动的猩红呈现出一种险恶的挑逗意味。有一天我面朝下紧贴着那张铺得很薄的棕绷床躺下，膀胱渐渐发涨仿佛有许多热流在淌向全身各处，那一种酸胀奇痒的感觉排斥了我的全部思维。后来涨满的膀胱忽然突突地跳动起来，那跳动牵动了我的下腹四肢乃至全身的神经血液连指端也在颤抖，我血液沸沸扬扬地燃烧又冷却最后剩了一片灰烬。这瞬息万变的心绪使我突然长大成人。眼前那片枫叶慢慢变得硕大无朋不可理喻，那一片猩红色淹没了我猩红在冥冥中化作一种气味洞穿我的身体，渐渐的我终于支撑不住呕了起来。我呕了不知是些什么但照我看来全是风干的猩红色。

几十年之后也就是最近的一次晚饭桌上，妈妈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了然小时候得的那种病，怕是美尼尔氏综合症吧？于是大家放下筷子议论纷纷，现在科学发达医学繁荣对人类的解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后来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但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笑。

总之我十三岁那一年得了那么一场莫名其妙的怪病，起因

便是姐姐拾来的那片熟透的枫叶。这原因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即使告诉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妈妈会骂我刁钻古怪而姐姐则会流着眼泪缄默不语。我很羡慕会哭的女孩子因为据说眼泪是毒素必须排泄，而我却缺少这种功能以至它囤积我内心深处毒化全身。

就这样我从那时起心里便有了一个秘密。我的一切外部活动开始带有虚伪的成分。姐姐每天晚上都穿着染绿的假军装走进我的房间兴致勃勃地谈及学校里的武斗。我装作很感兴趣地听着心里却巴望她快点离开。外面在天翻地覆我却只想闭锁内心，我不愿去凑热闹而只想一人独处。邻家的小伙伴们常常来东扯西拉地谈起在自己家里破四旧的情景。“我找到妈妈的一个旧粉盒是银的刻了花很好看。我把它扔进垃圾堆里了。”茵茵说。茵茵的瘦脸上生着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仿佛永远需要别人帮助她判断自己是否正确。另一个圆脸的小姑娘王雷很认真地皱了眉思索片刻，指出最好的方法还是应当交给红卫兵，否则假如有人又把它从垃圾堆里拾出来怎么办。王雷的姐姐王霞却说这无所谓，譬如爸爸妈妈穿结婚礼服还有带学士帽的照片不就没交给红卫兵倒被你铰掉了么？王雷说这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她却结结巴巴地表达不出。最后王霞提议去大院看斗黑帮。“今天斗的是个女的，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牵连。我爸说她特能说，上次学生们把稀饭桶扣到她脑袋上了。这个一定会很好玩。”大家于是踊跃。茵茵却立即低了头表示不去。她的爷爷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

了然你呢了然？不，不我不去。为什么你为什么？小姑娘王雷不满的眼光在我脸上划来划去。是啊毛主席刚刚说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从那场莫名其妙的病之后我好像对什么都不关